



重庆晨报  
民生在线  
扫码关注  
难事、烦事、委屈事、不平事、  
新鲜事告诉我们，记者帮你办

晚上8点，江苏的刘先生正陪着上初中的儿子写作业，手机突然震动起来。“你好，我们是教培机构的，请问您是小刘的家长吗？”回复“不需要”后，刘先生挂断了电话。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在某教培机构的外呼基地，十几名推销员正在按照名单上的信息，给包括刘先生在内的家长们挨个打电话，信息已精准至哪一个班级。

“只登记给学校的信息，教培机构是怎么拿到的？”刘先生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也是困扰很多家长的共同难题：在校登记的学生信息遭泄露，教培机构精准掌握孩子的班级与家长的联系方式，无休止地推销骚扰电话严重打扰他们的日常生活，令家长苦不堪言。

4月以来，记者调查发现，教培机构间学生信息（行业内称：数据）流转、倒卖成为公民信息泄露的重灾区，记者获取到涉及江苏、广东、浙江等地的超千万条中小学生信息，这些数据以每条0.5元到十几元不等的价格被地下交易。

## 每条价格从0.5元到十几元不等 上千万条学生信息被疯狂倒卖 起底数据黑市

### 1 超千万条学生信息公开流通

“我的手机号码有两个，一个生活用一个工作用，为了能第一时间收到孩子学校通知，我在登记时填写了24小时开机的生活号码。从此，各类教培机构的推销电话就没断过，特别是到周六、周日和假期，学科辅导、兴趣班、升学规划等机构的电话，一天能接三四个。孩子上初中后就更夸张，有些教培机构直接报出孩子的学校和班级。”说起这些骚扰电话，刘先生说，“可恨又无奈，设置骚扰拦截都防不住。”

刘先生的烦恼并非个例，记者通过对江苏、浙江、上海等地100多名家长的采访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接到过多家教培机构的推销电话，且大部分机构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姓名和所在学校。

这些数据哪里来的？长期从事高中学科培训的王磊（化名）告诉记者，十多年前，教培机构通过在学校门口发传单、机构间互通信息等方式招生，但生源局限性大。随着社交网络和教育系统信息化程度不断加大，购买数据就成为收集学生信息的主要来源。

“大的教培机构多数会与当地教育信息平台的维护商合作，将数据整体导出后，一边通过外呼（电话推销）招生，一边再将数据进行倒卖。为了规避风险，一些机构还会选择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王磊说，“有的机构甚至将部分数据在社交软件上公开流通，以此吸引更多客户倒卖或交换，需求量大的机构会选择线下现金交易。”

在社交平台公开流通的数据量有多少？根据王磊提供的截图及数据信息，记者统计发现有超千万条，仅《江苏、浙江公测样本》一个文档就包含195万多条学生信息，另一份名为《少儿数据》的表格中则包含来自全国各地的231万条学生信息，其中孩子姓名、出生年月、家长姓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邮箱等内容均有显示。在多个被公开流通的文档中，来自江苏省全域，安徽马鞍山，浙江杭州、宁波、温州，山东济宁，辽宁沈阳及广东东莞等地的学生信息赫然在列。据统计，温州、杭州、南京的数据均超百万条，其余地区信息数量从几千条到几十万条不等，其中温州、杭州、宁波、绍兴的数据中还出现了身份证号、学校、年级、班级等信息。数据显示，2011年时就已有学生信息被泄露。

王	199	某学校小学部
沈		某学校小学部
周		某学校小学部
任	1335	某学校小学部
赵		某学校小学部
柏		某学校小学部
周		某学校小学部
孙	15	某学校小学部
吴	18	某学校小学部
王	13	某学校小学部
沈	181	某学校小学部

### 2 一条学生信息最高卖十几元

记者拨打多个上述信息中的电话核实，发现数据均为近年来当地学生信息。“这些数据仅是冰山一角。更精准的数据不会被公开，要留着卖钱。”王磊告诉记者，倒卖数据已经成为某些教培机构暗中生财的渠道，甚至还有教培机构离职人员盗取数据进行多次倒卖的情况。

通过与多名教培机构销售人员接触，记者拿到了马鞍山、连云港、泰州、镇江、扬州等地在读学生信息。“数据都是真实的，可以先提供给你进行测试，测试后如果需要更全的数据，我们再交易。”一名教培机构电销人员说。

此外，记者以某教培机构负责人想要扩大招生为由，联系到了江苏、浙江大部分教培机构数据来源的主要上线并进行了暗访。在与浙江地区的上线，一名赵姓男子沟通中，他表示自己也有教培机构，他可以拿到台州和衢州的精准数据信息，大概在200万条。

“我们自己的机构也是用的这套数据，我对比过，都是从教育系统的大平台上出来的，除了学生和家的信息外，可以精准到学校、年级、班级。学生入学后家长会登录系统填写信息，基本都是父母的双号码。”赵姓男子称，杭州、湖州等地的信息也可以搞到，滞后的信息可以拿到近期一两年的。“一般网上数字加一两岁就可以判断出在几年级，如果要拿到小升初或者初中升高中的信息，要等到9月份开学分班后。”他称，“台州和衢州数据的价格在50万元左右，杭州的数据后期看数量算价格。不放心数据的话可以先视频，你准备好现金后再约见面，现场测试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记者通过知情人了解到，这名赵姓男子还有一条上线，但对方一般不直接与教培机构交易。按照行业规矩，50万元成交的话赵姓男子至少可以拿到不低于5万元的好处费。

在江苏，记者见到了两名通过不同渠道获取到核心数据的贩卖者。在其中一名何姓男子开办的教培机构里，记者看到其二楼内有乾坤。除培训场地外，这里还设有多个外呼部门，一间外呼办公室内有十多名外呼人员正在给家长打电话，桌上打印出来的学生名单上标注有学校、年级等信息。何姓男子直言，他手里的数据精准度达100%，并向记者展示了其微信中的“服务客户”，不仅有多家知名教培机构，还

晚上8点，一家教培机构外呼团队正在拨打学生家长电话。

### 律师说法

## 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可判七年刑

对于非法倒卖学生数据，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连大有认为，刑法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倒卖一般个人信息达到5000条以上或者获利5000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如果是从教育局或教育局管理的家校系统中流出的，内部人员（教育局、学校、系统运维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获利，其入刑标准是其他人的一半。内部人员因过失泄露学生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可涉嫌玩忽职守罪。

连大有表示，非法倒卖学生数据的个人要被追责，相关单位还将承担行政责任。

涉及某具有国企背景的教培机构。

“除了江苏，上海的数据我也有，我还有60多人的外呼团队，能做到精准对接。有的机构把外呼和数据都交给我运营，每个学生提成20%到30%。数据来源肯定是官方渠道，不然也不可能精准。”何姓男子提出，初次合作的情况下，他可以6万元的价格卖给记者13万条江苏地区初三学生的信息。“我给你的是友情价，我刚刚卖了50万条小学生的数据，价格比你这个高出很多。”他说。

另一名微信名为“学生料子”的男子则告诉记者，他手里的数据多以小学六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一二年级为主，属于旧数据，3万多条的打包价最低可以1万元现金成交。“直白地说，一放暑假这些数据就不值钱了，可以低价卖给你，开学后我们再合作。最新数据的价格至少要2元一条。”该男子称，对于教培机构来说，实时数据才是最值钱的。

记者调查发现，不仅在教培圈，在社交平台输入“K12资源”等关键词后，也可以找到大量贩卖数据的信息。通过社交平台，记者对接到一名贩卖上海及周边城市信息的男子，其通过线上向记者发送多条学生信息用于测试，随后提出与记者线下见面。见面后，该男子坦言，他们机构有专门的团队进行数据搜集，姓名、电话、学校、班级等都能在第一时间拿到。

“精准数据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最新的数据一条十二三元。我建议你们外呼的时候只问是不是学生家长，如果直接说出学校和班级很容易被举报。”该男子表示，他们的数据来源主要有学校、其他教育机构以及官方教育信息平台。

在与多名数据贩卖人员沟通中，记者了解到，根据行情延期一到两年的数据单条价格在0.5元左右，最新数据中仅包含学生姓名、家长电话的，价格在2元到5元不等，包含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的大多在10元以上。教培机构一年花费上百万元买数据的不在少数，一些民办学校也通过买数据获取生源信息。“数量越多成交量就越大。”何姓男子说。

记者还联系到一名长期从事全国学生数据倒卖的马姓男子，其向记者发送的数据涵盖全国多个省份和城市，排在前五的是江苏、浙江、安徽、成都、郑州。马姓男子称，截至2026年4月，在读的学生数据有3000多万条，一条数据3元。

### 3 有人涉嫌 泄露数据被抓

大量公开流通买卖的学生信息从哪来的？教培机构口中的官方平台又是什么？记者发现，公开流通的江苏地区部分学生信息与江苏省中小学校阳光食堂信息化服务平台公布的信息高度重合。以该平台上2024年南京某校10条学生信息为例，记者在被公开流转的数据中找到了与这10条相同的数据。此外，涉及浙江地区被流通的信息数据则与当地家校平台数据相似。

这种情况已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目前江苏省中小学校阳光食堂信息化服务平台维护方一名负责人因涉嫌泄露数据被抓，泰州司法机关正在对该案做进一步审理。

截至发稿，记者已将此次采访获得的证据提交至相关部门，多地已展开调查。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  
记者 苏筠



被倒卖的学生信息